

枫亚 著

梧桐 叶落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梧桐

落

I247.57
890

枫亚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内容提要

NEIRONGTIYAO

本书写的是《扬子百年记》系列长篇小说延伸出来的故事之一。主要描述上海的一名女中学生张韵桐，一九四九年十月和其祖籍大脚沙的两名女中学生、一名男中学生一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〇年冬，他们一同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得到了锻炼，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张韵桐于一九五一年六月的一次战斗中因抢救伤员而牺牲，牺牲时年仅十八岁。

人 物 表

张韵桐 女，上海人，祖籍大脚沙。入伍后为文工队队员，青年团员，牺牲于朝鲜前线，年仅十八岁。

刘也男 女，大脚沙人，入伍后为文工队队员。

梁馨雅 女，大脚沙人，入伍后为文工队队员。

袁 复 男，大脚沙人，入伍后为文工队队员。

吴 萍 女，浙江人，文工队班长。

陈志久 男，江苏人，文工队班长。

夏兴培 男，上海人，文工队班长。

赵庆德 男，上海人，文工队队长。

顾 铮 女，浙江人，文工队指导员。

肖驼子 男，文工队事务长。

老 安 男，文工队炊事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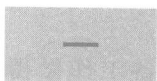
魏必琴 女，文工队医务员。

何 伟 男，上海人，师宣教科科长。

毛胡子 男，师政治部副官。

康 静 女，上海某中学教师，张韵桐之母。

阿妈妮 朝鲜大妈。



一个热情而单纯的少女，怀着一颗欢愉之心，去参加一次军民联欢会，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活动，竟会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

那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天，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前冉冉升起。入夜，上海的百万民众汇聚成了狂欢的海洋，千万盏霓虹灯在闪烁。南京路和外滩人山人海，欢歌笑语处处可闻，歌声、腰鼓声此起彼伏，秧歌队把红绸舞上了天。

十七岁的女孩张韵桐，没有去外滩看狂欢，她被学校指派去参加在一家工厂的大礼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军民联欢会，学校还推举她上台演一个节目。

天黑之前，她早早地来到了会场。一位鼻子生得老长、戴近视眼镜的男军人走过来问她：“你是哪所学校的？”

张韵桐说是阳泾中学的。

戴眼镜的军人看了看节目单，说：“你们阳泾中学有一个独唱节目《二月里来》，演唱者是张韵桐同学，她来了没有？”

张韵桐腼腆地回答：“我就是。”

军人打量了她一眼。这小姑娘身材苗条，脸相秀气，像个



当演员的料。他当即把她带到第一排居中的一个位置：“你就坐这个位置，到时候我叫你上台。你要记住，你的节目排在《兄妹开荒》后边。——你需要化妆吗？”

张韵桐脸红了一下说：“不要化妆。”

他看了看她穿的是淡蓝色紧身旗袍，发型是上海少女们爱留的“童画头”，剪得整整齐齐的刘海，遮掩着额头。“你台容不错嘛。不过演出时最好在胸前佩一朵红花。”

张韵桐从小拎包里掏出一朵红绸子制作的牡丹。“我带来了。”

军人称赞说：“你准备工作做得不错嘛！在学校里演过戏吗？”

“没有。”

“没有演过没关系。你上台后，要做到‘目中无人’，胆子要大。”

张韵桐点点头。

军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文工队报幕的，名叫李林，木子李，你有事找我，叫我‘老李’好了。”说罢，急匆匆地走到刚进场的大学生中联系演节目的人了。

礼堂里人声嘈杂。有两个解放军连队在相互拉唱歌。“侦通连，来一个！来一个，侦通连！”侦通连唱了个“向前向前向前”，唱罢，领头的喊：“炮兵连，来一个！来一个，炮兵连！”炮兵连唱了个《拉起两条飞毛腿》。

张韵桐觉得这些解放军同志嗓子不怎么样，但唱得很精神。

过了一会儿，报幕的李林站在台上，吹了一阵哨子，高声宣布军民联欢会开始。第一个节目由解放军驻上海的某师文工队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淮海战役组歌》。第二个节目是文工队演的小话剧《鱼水情》。第三个节目是文工队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在观看《兄妹开荒》时，张韵桐心里很有些紧张，因为下

一个节目就轮到她了。但紧张归紧张，台上两个演员的表演还是把她吸引住了。饰哥哥的男演员，长得虎而巴基，圆脸盘，一对老虎牙，浓眉大眼。他扛着一把镢头，头上扎着羊肚子毛巾，舞步跨得特大，边舞边唱，嗓门洪亮得像把嘴伸到瓮里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听报幕员在报幕时介绍，这个男演员名叫张鸣。饰妹妹的女演员名叫吴萍，舞姿泼辣大方，真像个爱劳动的陕北农村姑娘。

这出秧歌剧演完，戴眼镜的李林报第四个节目说：“现在由阳泾中学张韵桐同学演唱《二月里来》，手风琴伴奏季源。”

台下掌声零零落落。

胸前佩戴着红牡丹花的张韵桐离开座位走上台。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心里警告自己不要脸红，把李林叮嘱的上台时要“目中无人”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她放眼一看，台下几百双眼睛正盯住她看，她那嫩白的少女脸刷一下红到了脖子。这时，从侧面走出来一个矮个子军人，胸前吊着一架手风琴，来到她身旁，小声说：“G调。”

张韵桐的紧张心理缓解了些，向矮个子军人点了点头，表示“请开始”。

矮个子季源老练得很，娴熟地弹奏了一个过门。

张韵桐以甜美圆润的嗓音开始演唱。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这首优美悦耳的歌曲，共有三段歌词。当她唱完第三段最后一句“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时，台下爆发出了震耳的掌声。

“张韵桐！再来一个！”

“张韵桐！再来一个！”

台下此起彼伏地喊。

李林走过来。“小张同学，再唱一个吧。”

张韵桐首次上台，怎么会想到自己的演唱会博得如此热烈的反响，她既高兴又感动。看来，不再唱一个，是下不了台的。她向矮个子军人小声说：“再唱一个《刘胡兰》选曲《一道道水》吧。”

小个子点点头，看了看键盘，弹奏了两句过门。

张韵桐以民歌唱法起唱——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队伍出发要上前线；
一心一意去打仗，
后方的事情别挂在心间……

当她唱到最后一句“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再相见”时，台下又一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她唯恐观众要她再来一个，便连忙走下台，才走几步，想起来应当谢幕，于是停下脚步，向台下鞠了一躬。

接下去，大学生们演唱了《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等节目。最后，文工队全体合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联欢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散场时，报幕的李林迅步走下台来，叫住起身要走的张韵桐说：“小张同学，等等！我们的赵队长要见你。”

二

师文工队队长赵庆德，在联欢会进行过程中，和师政治部宣教科科长何伟立在舞台一侧听了张韵桐小同学演唱的两首歌，都兴奋得像发现了“新大陆”。赵庆德和何伟科长都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赵庆德大魁头，沙喉咙，但唱歌唱得很不错，还

为文工队排过京剧《拳打镇关西》，在部队公演过，他在这出戏中饰演鲁智深，还真演得像回事。何伟科长是新四军中有名的作曲家，钢琴弹得好，嗓子也好。他俩是亲密战友，都是上海人，抗战初期由上海去苏北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他俩都想把文工队建设得专业些，更好地为部队服务。

“何科长，这小丫头是棵声乐苗子，很不错。”赵庆德很想把这个小丫头弄到文工队来。

何伟说：“文工队是很需要补充一些有文艺细胞的知识青年。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丫头叫过来，问问她的情况。”

文工队招兵买马，是要报师政治部宣教科批准的。听何伟科长这么一说，赵庆德来了劲，随即向李林招招手。

李林奔过来问：“赵队长有事？”

赵庆德说：“散场时，你去把唱《二月里来》的那个小丫头叫到台上来，何科长和我要见见她。”

李林得意地说：“这个小丫头台容蛮好，嗓子好甜，好像经过艺术院校训练过的。”

赵庆德一向有一股军人的干脆作风，不喜欢啰嗦，再说他觉得李林的音乐知识浅薄，在何伟科长面前评论这个小丫头，岂不是在关公面前舞大刀。他向李林挥挥手，交待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别给我误事！”

此刻，李林领着张韵桐来到后台。后台秩序乱哄哄的，队员正忙着卸装，收拾道具。

“赵队长，小张同学来了！”李林向队长报告了一声。

赵庆德没有回李林的话，他向全体队员交待说：“大家听着！卸完装，道具收拾完后，各班抽出一个同志，把前台、后台统统打扫一遍，要注意群众纪律！”交待完，转过脸来，笑盈盈地招呼张韵桐：“小张，到前台去，我们谈谈。”

于是他和何伟科长一道，领着张韵桐去前台。

李林知道前台上空无一物，便机灵地把一条长板凳搬到前



台去，让赵队长和何科长坐。

“再搬一张椅子来。”赵庆德说。

李林搬来一张太师椅。

赵队长指指太师椅，叫小张坐。

张韵桐见两位首长挤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自己哪敢坐太师椅。

何伟科长和蔼地说：“小张，坐。”

张韵桐还是不敢坐。

赵庆德把何伟科长拉到椅子上坐定，再拍拍板凳，说：“小张，来，和我坐一条板凳。”

张韵桐拘谨地在板凳的一端落座下来。

赵庆德对何伟说：“何科长，你说吧！”

何伟想，文工队进人，是你赵庆德的事，怎么叫我说呢。“你说你说。”他向赵庆德挥挥手。

在两位长者谦让的时候，张韵桐壮起胆子望了望他们。那个赵队长，脸上长着些疙瘩，嘴巴有点儿尖，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那个何科长，是个白面书生，年纪像比赵队长小些，他把军帽放在膝盖上，露出了光头。“他怎么不留西装头呀？”她心里在想。

“小张，今年多大啦？”赵队长问。

“十七岁。”

“哪年生？”

“一九三三年生。”

“那你今年十六周岁。——读高中吧？”

“高一。”

“你是上海人吗？”

“老家在大脚。”

“大脚？”赵队长有点奇怪。

“长江口从前有个大脚沙岛。祖上就在这座岛上。后来大脚

岛和江北涨连起来，现在叫大脚乡。”

“哦，是这样。在上海，有家里人吗？”

“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

“江北老家还有什么人？”

“祖父和两个祖母。”

“怎么有两个祖母？”

张韵桐不知怎么回答。

“你祖父娶了两个祖母？”赵队长有兴趣地追问。

“祖父参加戊戌维新，遭官府通缉，他逃往日本，在日本娶了我的日本祖母。在这之前，他在沙岛上已经娶了我的中国祖母。”

“那你父亲是哪个祖母生的？”

“我父亲是日本祖母生的。”

赵庆德饶有兴趣地对何伟科长说：“这小张还有日本血统成分呢。”转脸又问小张：“你中国祖母生了你伯伯、姑妈没有呢？”

“我中国祖母生了我一个伯伯，伯伯是老红军，现在解放军工作。”

何伟和赵庆德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新四军的，比起老红军来，可谓八月十五过年，还差老大一档呢。就拿眼下本师来说，只有师长是老红军。所以何、赵二人一听张韵桐说她的伯伯是老红军，而且现在还在部队里工作，便都对这位老红军肃然起敬了。

“你伯伯在部队担任什么工作？”赵庆德估计，这位老红军不是军长也是个师长。

“听我爸说，我伯伯做过团长。”小张说。

“你伯伯有子女吗？”赵队长问得有点不着边际了，不过是顺嘴问问，但多少也有点目的性，那就是既然要吸收小张来文工队，就得摸摸这个小丫头的社会关系，这是政审的需

要嘛。

“我伯伯只有一个儿子叫茂松，抗日战争中当新四军。打淮海战役时牺牲了。”

“这么说，你家里是军属，又是烈属。”

张韵桐点点头。

“你弟弟多大了？”

“我弟弟名叫茂柏，十五了，在读初中。”

“你的叔伯哥哥叫茂松，你的亲弟弟叫茂柏，你应当叫茂桐，怎么叫韵桐呢？”

小张说：“我本来是叫茂桐，我祖父说女孩子家叫茂桐不怎么好听，他就给我取了韵桐的名字。”

何伟科长插话说：“韵桐比茂桐好。韵者，悦耳的声音；桐者，高大挺拔的梧桐，梧桐质地轻而坚韧可制造乐器。可见，你祖父给你取名韵桐，他希望你长大后成为一个声美如琴音，形丽如梧桐的人。你祖父很有学问，他年轻时做过什么事呀？”

“听我爸爸说，我祖父年轻时是举人，去京师考过进士，没有中榜。后来跟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民国刚成立时，孙先生当临时大总统，我祖父在总统府做过秘书员，袁世凯当大总统时，我祖父被裁回家。孙中山先生后来当大元帅，又叫我祖父去广州在大元帅府当秘书员。后来因我祖父年纪大了，就回家休息了。”

“他多大岁数了？”何伟问。

“八十九了。”

赵庆德队长觉得话题扯远了，连忙把话题拽回来。“你父母做什么工作？”

“父亲在纱行里做职员，母亲在中学里当教师。”

“小张，”何伟科长笑咪咪地问：“你歌唱得不错，是在学校里学的吗？”

赵庆德队长向小张介绍何伟说：“这位何科长是作曲家，他是不轻易赞扬别人唱歌唱得好的。”

张韵桐一听坐在面前的这位首长是作曲家，便有点拘谨地回答：“我唱歌是我妈妈教的。我妈妈年轻时读过音乐专科学校，会弹钢琴，毕业后当音乐教师。我五六岁时，妈妈就教我识五线谱；我读小学时，妈妈就教我学习发声。”

真是难得，一个有声乐天赋的女孩子，在做音乐教师的母亲的熏陶下，十六七岁就能唱得这样好。赵庆德队长和何伟科长交换了一下眼色后，说：“小张，我们是军队的文艺工作队，很需要吸收有音乐专长的青年人来队里工作，你愿意穿军装吗？”

上海解放四个多月了，张韵桐在大街上常常见到穿军装的女兵，有的女兵腰里还佩着小手枪，她很羡慕。上个月，她有幸观看了驻沪某军文工团演出的歌剧《刘胡兰》，她深深地被十六岁的刘胡兰英雄形象所感动，心想自己要向刘胡兰学习，要向自己的哥哥茂松学习，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锻炼。此刻听到赵队长要她穿军装，到文工队工作，她激动得脸都红了。“真的？你们要我？”

“真的很欢迎你参加我们文工队，你愿意吗？”赵庆德队长盯着她问。

“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张韵桐话音刚落，便低下了头，为难地说：“不过，我得问爸爸妈妈，他们同意才行。”

“那当然。”赵庆德暗示说：“但关键在你自己。”

一心想把这棵好苗子挖到文工队来的何伟科长，对赵庆德说：“老赵，记得吧，一九四一年你我都在上海读书，那年你我都是背着父母逃出来当新四军的。”

思想单纯的张韵桐像受到了启发，兴奋地抬起头来说：“我哥哥茂松当新四军，也是背着我婶婶逃出去的。”接着，口气变得坚决起来，“那我明天就来！”

赵队长的本意是要小张在父母面前态度坚决些，而不是要她不辞而别。于是解释说：“从家里逃出去当兵，那是战争年代的事，眼下不打仗，你还是要让父母亲知道。”

张韵桐有所领悟地点点头。

何伟科长提示赵庆德说：“老赵，我们可以叫小张动员几个人来嘛。”

赵庆德是听顶头上司何伟的。他转脸对张韵桐说：“小张，你私下里问问你的同学，谁愿意来当文艺兵的，可以和你一道来。来人的条件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爱好文艺，身体要好。”

“要女的，还是男的？”

“男女都要。”

“要几个？”

“两三个，三四个都行。”

何伟科长是个风趣人，此刻他不说普通话，而用地道的上海方音对小张说：“来的人，貌相要端正些，歪嘴、斗鸡眼、癞笠头就不要来凑热闹了。”

赵庆德也用上海方音说：“上台做戏，对五官要适当注意，不过也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鼻子稍微大些，嘴巴稍微阔些，还是可以的。”

平时爱笑的张韵桐听了这两个上了年纪（在她看来，他们都已上了年纪）的人说的这几句上海话，不禁发出了轻微的笑声。

“老赵，你把联系办法告诉小张。”何伟科长指示赵庆德。

赵庆德拔出自来水笔，从小本子上扯下一片纸，写下了文工队住址，交给张韵桐说：“就照这个地址找我。一周之内我听你的回音。”

这时，在后台卸完装、收拾完道具的十几个文工队员，听说何科长、赵队长正在动员唱《二月里来》的那个小丫头来文工队当兵，都好奇地到前台来围着她看。

在《兄妹开荒》中饰哥哥的“老虎牙”张鸣，冒失地对张韵桐说：“小张同学，你我是本家，你快来我们队吧！”

在《兄妹开荒》中饰妹妹的吴萍在一边热情地说：“小张，你唱歌唱得不错，我们欢迎你来。”

赵庆德队长乘势鼓动说：“小张，看到了吧，同志们都盼你来呢！”

很容易动感情的张韵桐，被队员们热情所感动，她稚嫩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她立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部队行礼，都是行举手礼，大家见这个穿旗袍的小张行九十度的鞠躬礼，便哄一声地笑起来。

三

大家庭的影响，在几代成员中都会起酵母作用。张韵桐的父亲张立华，这个读过商业专科学校，在纱行里做了近二十年“白领”的中年人，对于女儿要求参加解放军虽感到有些突然，但并没有采取坚决阻拦的态度。他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向来不怎么过问政治，但父亲张建昌参加辛亥革命，大哥张立良进黄埔军校学习，后来当红军，侄儿茂松当新四军，在淮海战役中牺牲，这些都使他感到自豪。他觉得自己这个小家庭，比起大哥张立良的小家庭来，似乎矮了一截了，现在女儿韵桐自己提出要去当解放军，走她大伯张立良和叔伯哥哥张茂松的革命路，这是为他们小家庭增光添彩的事，只是韵桐年纪还小，正是读书长知识的时候，而且当兵是很苦的，小丫头能吃得了苦吗？

“韵桐，你读到高中毕业后再去当兵不行吗？”他以舍不得

女儿走的口气劝说女儿。

“爸，茂松哥哥出去当兵时，也没有读到高中毕业嘛。我到了部队里还可以学习嘛。我把高中的课本带在身上，有空就自学。”

女儿执意要去当兵，而且不忘继续学习高中课程，这使张立华感到女儿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

“好孩子，当兵不忘学习是很好的，只是当兵要爬山越岭很苦，你年纪还小，又是女孩子，身体也不算强壮，爸怕你吃不消的。”

女儿听出爸爸并不反对她去当兵，心里可高兴了。她觉得，在这个时候只要向爸爸撒一下娇，爸就会同意的。

“爸，我的好爸爸，你就让我去学习吃苦吧！文工队里女孩子不少，人家能吃苦，我有什么不能的！爸，你让我去吧！”她勾着父亲的脖子，轻轻地推搡着。

儿女心很重的张立华，见孩子这样的哀求，也就松了口。“到时候吃不了苦，可不要埋怨爸爸放你走噢。”

“不埋怨，不埋怨，再苦也不埋怨！”女儿说得那样坚决。

父亲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你去问问你妈，看她放心不放心你走。”

“妈会放心的。”女儿自信地说。

立华的妻子康静，正在院子里的水池边洗衣服。昨天晚上，女儿参加完军民联欢会后回家来，她只向女儿问了问演唱《二月里来》的情况，听女儿说台下掌声热烈，要她再来一个，女儿又唱了《刘胡兰》歌剧中《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这首好听的歌，同样得到了一片掌声。她为女儿首次登台演唱成功而感到欣慰。昨夜因为时间不早了，她要女儿早点休息，女儿把要去当兵的事压在心里没对她说。

此刻，女儿以圆润的歌喉哼唱着“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来到院子里，停止哼唱后对母亲说：“妈，我要去当解放军的文